



永恒：法老的开罗

站在“开罗塔”顶端四处眺望：西南面，金字塔的剪影在晚霞中浮动；东南面，穆罕默德·阿里清真寺的尖塔挑破暮霭；正南面，教堂区的十字架隐隐闪现；东北面，花园城华灯初放。

脚下，尼罗河滔滔北上，风帆正举，游艇上开始响起“肚皮舞”的舞曲。

如果说罗马是“永恒之城”，那么，永恒之外还有永恒么？

早上醒来，拉开窗帘，淡淡的日光下，街道跟这设施老旧的酒店一样乏味。头回转了一半，突然停住，有一种莫名的异样感。再转回去，在层层叠叠新旧参差的房顶的尽头，在数不清的鱼骨天线和卫星锅的上端，是什么？

是两个轮廓简洁清晰的方锥体。阳光突然猛烈，远处的反光瞬息而至，“咻”地一下刺痛双眼。那便是 Pyramids，法老胡夫和哈夫拉“长眠”的金字塔。

在开罗，每天都会遭遇这5000年前的巨大存在。市中心交通拥堵，汽车要从外环高架路迂回，必须从它们脚下绕过。接近了，稍小些的门考拉金字塔便浮现出来，还原成历史课本上的经典插图：吉萨(Giza)的三大金字塔。

确实，这种文明距离我们如此遥远，以至于当它接近消亡时，古希腊才刚从神话时代中醒来。在这里，体积庞大的证物随处可见。

北郊的赫利奥波利斯(Heliopolis)，开罗国际机场候机楼的对面，竖着一根20米高的方尖碑，那是古埃及中王国时期苏门赛鲁特一世法老的遗物，那里曾是太阳神拉的神庙。其时距离辉煌的金字塔时代，已过去了700年。同时期的古墓壁画上，一位竖琴手吟唱这样一首歌：“庆贺欢乐的白日，不要悲伤，谁也不会将幸福携去，而死去的人儿，魂不再来。”

现在的埃及人大都是阿拉伯人，信仰伊斯兰教，然而，他们的开放程度让人吃惊。在波斯湾地区满目皆是的身披黑纱的妇女在开罗少之又少。对于开罗妇女而言，戴头巾虽然仍是一种宗教习俗，但更多的头巾是时尚装饰物，是挡风挡太阳挡沙子的实用装备。她们的长袍色彩纷呈，有的干脆就是牛仔裙。

阿拉伯文化在遭遇法老遗留给这片土地的礼物之后，经过长时间的磨合，方才孕育出如今的埃及。阿拉伯人有一句谚语：“什么都怕时间，时间却怕金字塔。”他们也曾剥掉金字

塔的外壳(一层白色的石灰岩)，用于建造自己的城墙和清真寺。但金字塔依然耸立，如利比亚沙漠边缘屹立的巍峨山峰。

在如此悠长而顽韧的注视下，埃及人的心态和视野不得不多元。他们信仰自己唯一的真主，但对于这片土地的古老主人充满尊敬和欣赏。在开罗，许多街道和建筑物的名字，都来自古埃及权势煊赫的法老拉美西斯二世。火车站广场中央竖着他的石像，是货真价实的出土文物。埃及的货币，正面是古埃及不同时期的雕刻或壁画，背面是各种造型的清真寺。在考古学博物馆，艺术学校的女生裹着头纱，细致地临摹古代的裸体神像——而传统的伊斯兰艺术是禁绝任何人和动物的形象的。

还有一个事实，在这个以旅游业为支柱产业的国家，太多人依靠法老的“礼物”生活：导游、司机、侍应生、牵骆驼的小孩、画纸莎草画的手艺人……当一位小贩千万次地向人讲述18岁早逝的图坦卡蒙法老与王后的爱情故事时，他自己会不会被那穿越4000年的深情感动？

拉美西斯二世的木乃伊安然地躺在这座城市，图坦卡蒙的金面具未曾褪色。吉萨的金字塔见证了这座城市的所有过客：柏拉图、希罗多德、恺撒、拿破仑……跟中国人关系最密切的是：1943年，在金字塔脚下的米奈宫饭店，罗斯福、邱吉尔、蒋介石，还有宋美龄，商讨并发布了《开罗宣言》。

在饭店的游泳池，金字塔投下完美的倒影，正是它们在历史长河中的永恒身影。

(李攀)

每只猫都向往开罗

埃及首都开罗的异国风光让人大开眼界。给游客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闻名世界的金字塔，恐怕还有开罗人的“宠猫情结”。有人开玩笑，开罗人对猫的宠爱不亚于对情人的热情。猫从古至今都是埃及的“国宠”，在开罗街道上“横行霸道”一点都不足为奇。

豢养宠物是件司空见惯的事，但开罗人对猫的宠爱远远超出了我们对小狗、小鸟的宠爱，他们几近疯狂的“宠猫情结”真的让人有些不可思议。

猫，恐怕是开罗最多的家养动物了。在开罗，几乎每个场所都能看到各种各样的猫，宾馆、家庭、饭店、酒楼、工作间、电梯间、卫生间、市场，到处都闪现着猫的身影。甚至走在街巷里弄，猛一抬头，就能看见一群杂色的猫，悠闲地躺在角落里晒太阳。

人们在大街上行走，猫儿们就趴在街边的建筑物上、高墙上，甚至路灯的基座上，俨然把自己当成了人类的一员，人与猫和谐相处，“井水不犯河水”。不过，这些猫温驯的较少，当它们走在街道里警觉地回头时，眼里满露凶光，让人看了有些不寒而栗！这也是很多女士到开罗惧猫的原因。

开罗朋友介绍，开罗的猫之所以这副“德行”，都是人“惯”的！在埃及这个国家，猫差不多成了一级“国宠”，无论是显赫官员还是平民百姓对猫向来是尊崇有加、爱护至极。

过去，埃及人还将猫做成了“木乃伊”呢！就是现在，埃及的国家法律还规定任何国民不得将猫带到国外，违者最高可以被处以死刑。国家如此“宠猫”，难怪这些猫们纵横天下，旁若无人了。

开罗人养猫，一则是为了灭鼠，使得粮食免遭损害；二则是源于宗教。开罗人认为，猫本身所具有的魔力是超自然的。在宗教传说中，猫被认为是女巫的密友，是魔鬼派给女巫完成某项使命的助手，一些宗教书籍中还把猫描写成了“百毒不侵”、具有9条命的英雄。

在开罗，流传着种种关于猫具“神力”的传说：当猫变得欢闹、淘气的时候，天就要下雨了；当猫把爪子伸向壁炉里的火焰时，就意味着屋外有陌生人在走近；如果猫在结婚典礼上打了个喷嚏，就预示着这对新人的婚姻幸福而美满；如果家人在进餐时，突然有猫“造访”，则表明全家人这一天都会交好运。

许多开罗人“与猫共餐”，全家人围坐在餐桌旁，家里的几只猫也和家人一样，在餐桌上进食。主妇添汤时，也会在猫的餐钵里舀一些。猫，差不多成了家庭中的成员。

开罗人宠猫，折射出的是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。在开罗街头，一边是车水马龙，一边是肥猫逛街，人、车、猫并行不悖，有序共处——成为一道让外来游人颇为惊叹的风景线。

